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六十三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卷六十三

治道一

總論

道別無說若使人主恭儉好善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孫於志必求諸非道這如何會不治這別無說從古來都有見成樣子真是如此

問或言今日之告君者皆能言修德二字不知教人君

摛藻堂

從何處修起必有其要曰安得如此說只看合下心不是私即轉為天下之大公將一切私意盡屏去所用之人非賢即别搜求正人用之問以一人耳目安能盡知天下之賢曰只消用一箇好人作相自然推排出來有一好臺諫知他不好人自然住不得

因論世俗不冠帶云今為天下有一日不可緩者有漸正之者一日不可緩者興起之事也漸正之者維持之事也

問先生所謂古禮繁文不可考究欲取今見行禮儀增損用之庶其合於人情方為有益如何曰固是曰若是則禮中所載冠婚喪祭等儀有可行者否曰如冠婚禮豈不可行但喪祭有煩雜耳問若是則非理明義精者不足以與此曰固是曰井田封建如何曰亦有可行者如有功之臣封之一鄉如漢之鄉亭侯田稅亦須要均則經界不可以不行大綱在先正溝洫又如孝悌忠信人倫日用閒事播為樂章使人歌之

倣周禮讀法徧示鄉村裏落亦可代今粉壁所書條禁

吳伯英與黄直卿議溝洫先生徐曰今則且理會當世事尚未盡如刑罰則殺人者不死有罪者不刑稅賦則有産者無稅有稅者無産何暇議古

今世有二弊法弊時弊法弊但一切更改之却甚易時弊則皆在人人皆以私心為之如何變得嘉祐閒法可謂弊矣王荆公未幾盡變之又别起得許多弊以

人難變故也

古人立法只是大綱下之人得自為後世法皆詳密下之人只是守法法之所在上之人亦進退下之人不得

今日之法君子欲為其事以拘於法而不得騁小人却徇其私敢越於法而不之顧

揚因論科舉法雖不可以得人然尚公曰銓法亦公然法至於盡公不在人便不是好法要可私而公方始

好

平易近民為政之本

令人說寛政多是事事不管某謂壊了這寛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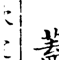
問為政更張之初莫亦須稍嚴以整齊之否曰此事難斷定說在人如何處置然亦何消要過於嚴今所難者是難得曉事底人若曉事底人歷練多事纔至面前他都曉得依那事分寸而施以應之人自然畏服

令人往往過嚴者多半是自家不曉又慮人欺已又

怕人慢已遂將大拍頭去拍他要他畏服若自見得何消過嚴 以上語類十二條

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為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

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亙古亙今不可移易是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悤悤無從容涵泳之樂孔子所謂欲速



則不逹孟子所謂進鋭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所讀之書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為勸者深惡之為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為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心之為物至虚至靈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殻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眄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况能反覆聖言參考事

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為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為讀書之本也甲寅行宮便殿奏劄

二

記誦華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

貫本末而立大中是以古者聖帝明王之學必將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所存纖微畢照瞭然乎心目之間不容毫髮之隱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若數一二辨黑白矣壬午應詔封事

四海之利病繫於斯民之戚休斯民之戚休繫乎守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仕乎朝廷而已

壬午應

詔封事

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内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宫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供其職無一人敢通内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内自禁省外徹朝

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

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宫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静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纎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豪髮之私葢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懔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内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

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為後世法程也周禮天官冢宰一篇乃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三代人主正心誠意之學於此考之可見其實○戊申封事

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為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

可慕而必為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缺也綱紀既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廉恥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

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唯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為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羣譏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雘雖未覺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已酉擬上封事

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

則必大本既立然後可推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

之務矣答張敬夫

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為先而不以功利為急夫豈故為是迂闊無用之談以欺世眩俗而甘受實禍哉蓋天下萬事本於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謂也此心既存乃克有制而義者此心之制之謂也誠使是說著明於天下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人人得其本心以制萬事無一不合宜者夫何難而不濟不知出此而曰事求可功求成吾以苟為一切之計而已是

申商吳李之徒所以亡人之國而自滅其身國雖富其民必貧兵雖彊其國必病利雖近其為害也必遠顧弗察而已矣送張仲隆序○以上文集七條

王伯

嘗謂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於古今王伯之迹但反之於吾心義利邪正之間察之愈密則其見之愈明持之愈嚴則其發之愈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者蓋歛然於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

之重者雖賁育莫能奪也是豈才能血氣之所為哉老兄視漢高帝唐太宗之所為而察其心果出於義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正耶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知術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借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羞其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

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閒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閒也答陳同父

夫三才之所以為三才者固未嘗有二道也然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蓋義理之心頃刻不存則人道息人道息則天地之用雖未嘗已而其在我者則固即此而不行矣不可但見其穹然者常運乎上頽然者常在乎

下便以為人道無時不立而天地賴之以存之驗也夫謂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舍人以為道者正以道未嘗亡而人之所以體之者有至有不至耳非謂苟有是身則道自存必無是身然後道乃亡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為堯然必堯之道行然後人紀可修天地可立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皆桀然亦不必人人皆桀而後人紀不可修天地不可立也但主張此道之人一念之間不似堯而似桀即此一念之間便是架漏

度日章補過時矣蓋道未嘗息而人自息之所謂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正謂此耳惟聖盡倫惟王盡制固非常人所及然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為法而不當以不盡者為準故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而况謂其非盡欺人以為倫非盡罔世以為制是則雖以來書之辯固不謂其絶無欺人罔世之心矣欺人者人亦欺之罔人者人亦罔之此漢唐之治所以雖

極其盛而人不心服終不能無愧於三代之盛時也今若必欲撤去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若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工夫以為準則而求諸身却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來黜其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有以得之於我不當坐談既往之迹追飾已然之非便指其偶同者以為全體而謂其真不異於古之聖賢也答陳同父

如管仲之功伊吕以下誰能及之但其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是以聖人雖稱其功而孟子董子皆秉法義以裁之不少假借葢聖人之目固大心固平然於本根親切之地天理人欲之分則有豪釐必計絲髪不差者此在後之賢所以密傳謹守以待後來惟恐其一旦舍吾道義之正以徇彼利欲之私也今不講此而遽欲大其目平其心以斷千古之是非宜其指鐵爲金認賊爲子而不自知其非也若夫點鐵

成金之譬施之有教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於古人已往之迹則其為金為鐵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舌議論所能改易久矣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却閑心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却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來諭又謂凡所以為此論者正欲發儒者之所未備以塞後世英雄之口而奪之氣使知千塗萬轍卒走聖人樣子不得以愚觀之正恐不須如此費力但要自家見得道理分明守得

正當後世到此地者自然若合符節不假言傳其不到者又何足與之爭耶況此等議論正是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使彼益輕聖賢而愈無忌憚又何足以關其口而奪其氣乎答陳同父○以上文集三條

封建

封建實是不可行若論三代之世則封建好處便是君民之情相親可以久安而無患不似後世郡縣一二年輒易雖有賢者善政亦做不成

問後世封建郡縣何者為得曰論治亂畢竟不在此以道理觀之封建之意是聖人不以天下為已私分與親賢共理但其制則不過大此所以為得賈誼於漢言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其後主父偃竊其說用之於武帝

柳子厚封建論則全以封建為非胡明仲輩破其說則專以封建為是要之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道理但看利害分數如何封建則根本較固國家可恃郡

縣則截然易制然來來去去無長久之意不可恃以為固也

因論封建曰此亦難行使膏粱之子弟不學而居士民上其為害豈有涯哉且以漢諸王觀之其荒縱淫虐如此豈可以治民故主父偃勸武帝分王子弟而使吏治其國故禍不及民所以後來諸王也都善弱蓋漸染使然積而至於魏之諸王遂使人監守雖飲食亦皆禁制更存活不得及至晉懲其弊諸王各使之

典大藩總强兵相屠相戮馴致大亂僴云監防太密
則有魏之傷恩若寬去繩勒又有晉之禍亂恐皆是
無古人教養之法故耳曰那箇雖教無人奈得他何
或言今之守令亦善曰却無前代尾大不掉之患只
是州縣之權太輕卒有變故更支撐不住僴因舉祖
宗官制沿革中說祖宗時州郡禁兵之額極多又有
諸般名色錢可以贍養及王介甫作相凡州郡兵財
皆括歸朝廷而州縣益虛所以後來之變天下瓦解

由州郡無兵無財故也曰只祖宗時州郡已自輕了如仁宗朝京西羣盜橫行破州屠縣無如之何淮南盜王倫破高郵郡守晁仲約以郡無兵財遂開門犒之使去富鄭公聞之大怒欲誅守臣曰豈有任千里之寄不能拒賊而反賂之范文正公爭之曰州郡無兵無財俾之將何捍拒今守臣能權宜應變以全一城之生靈亦可矣豈可反以為罪耶然則彼時州郡已如此虛弱了如何盡責得介甫介甫只是刮刷太

甚以上語類四條

始皇紀論封建之不可復其說雖詳而大要直謂無故國之可因而已嘗試考之商周之初大賚所富已皆善人而其土地廣狹隨時合度無尾大外彊之患王者世世修德以臨之又皆長久安寧而無倉卒傾摇之變是以諸侯之封皆得傳世長久而不可動非以有故國之助而然也秦至無道決無久存之理正使采公卿之議用淳于越之說並建子弟以自藩屏不

過為陳吳劉項魚肉之資雖有故國之助亦豈能以自安也哉至若漢晉之事則或以地廣兵彊而逆節萌起或以主昏政亂而骨肉相殘又非以無故國之助而亡也蘇子之考之也其已不詳矣至於又謂後世之封建者舉無根之人寄之吏民之上君民不親一有變故則將漂卷而去亦與秦之郡縣何異若使秦能寬刑薄賦與民休息而以郡縣治之雖與三代比隆可也夫以君民不親而有漂卷之患為不異於

郡縣是固以封建為賢於郡縣但後世之封建不能如古之封建故其利害無以異於郡縣耳而又必曰以郡縣善而治之猶可以比隆於三代至於封建則固以為不可豈封建則不可以善治而必為郡縣乃可以善治耶若以無根為慮則吾又有以折之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君臣之義根於情性之自然非人之所能為也故謂之君則必知撫其民謂之民則必知戴其君如夫婦之相合朋友之相求既已聯而比

之則其位置名號自足以相感而相持不慮其不親也如太公之於齊伯禽之於魯豈其有根而康叔之於衛又合其再世之深仇而君之然皆傳世數十衛乃後周數十年而始亡豈必有根而後能久耶至於項羽初起即戰河北其為魯公未必嘗得一日臨莅其民也而其亡也魯人且猶為之城守不下至聞其死然後乃降以至彭越之於梁張敖之於趙其為君也亦暫耳而欒布貫高之徒爭為之死以至漢魏之後則已為郡縣

久矣而牧守有難為之掾屬者猶以其死捍之是豈有根而然哉君臣之義固如此也若秦之時六國彊大誠不可以為治既幸有以一之矣則宜繼續其宗祀而分裂其土壤以封子弟功臣使之維持參錯於其閒以義言之既得存亡繼絶之美以勢言之就使有如蘇子之所病則夫故國之助根本之固者又可於此一舉而兩得之亦何為而不可哉但秦至無道封建固不能待其久而相安而為郡縣亦不旋踵而敗亡蓋其利害得失

之算初不繫乎此耳蘇子乃以其淺狹之心狃習之見率然而立論固未嘗察乎天理民彝本有之常性而於古今之變利害之實人所共知而易見者亦復乖戾如此是則不惟其窮理之學未造本原抑其暮年精力亦有所不逮而然也或曰然則為今之計必封建而後可以為治耶而度其勢亦可必行而無弊耶曰不必封建而後可為治也但論治體則必如是然後能公天下以為心而達君臣之義於天下使其恩禮足以相及情意足

以相通且使有國家者各自愛惜其土地人民謹守其祖先之業以為遺其子孫之計而凡為宗廟社稷之奉什伍閭井之規法制度數之守亦皆得以久遠相承而不至如今日之朝成而暮毁也若猶病其或自恣而廢法或彊大而難制則雜建於郡縣之間又使方伯連帥分而統之察其敬上而恤下與其違禮而越法者以行慶讓之典則曷為而有弊耶〇古史餘論文集

論官

昔周公立許多官制都有綂攝連屬自秦漢而下皆是
因一事立一官便無些統攝連屬了
周不置三公之官只是冢宰以下六卿為之周公嘗以
冢宰為太師顧命乃同召太保畢公衛侯毛公注謂此六卿也稱公則三公矣
古者人主左右攜提執賤役若虎賁綴衣之類皆是士
大夫日相親密所謂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
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不

似而今太隔絶人主極尊嚴真如神明人臣極卑屈

望拜庭下不交一語而退漢世禁中侍衛亦是士大

夫以孔安國大儒而執唾盂雖儀盆亦是士人執之

漢宣懲霍光之弊事必躬親又有宦者恭顯出來光武

懲王莽之弊不任三公事歸臺閣尚書御史大夫謁

者謂之三臺

或問東宮官屬曰唐六典載東宮官制甚詳如一小朝

廷置詹事以統衆務則猶朝廷之尚書省也置左右

二春坊以領衆局則猶中書門下省也左右春坊又皆設官有各率其屬之意崇文館猶朝廷之館閣贊善大夫猶朝廷之諫議大夫其官職一視朝廷而為之降殺此等制度猶好今之東宮官屬極苟簡左右春坊舊制皆用賢德者為之今遂用武弁之小有才者其次惟有講讀數員而已如贊善大夫諸官又但為階官非實有職業神宗以唐六典改官制乃有詹事府少詹事以屬之不是也

方今朝廷只消置一相三參政兼六曹如吏兼禮戶樞兼工兵兼刑樞密可罷如此則事易達又如宰相擇長官長官却擇其僚今銓曹注擬小官繁劇而又不能擇賢每道只令監司差除亦好每道仍只用一監司人傑因舉陸宣公之言以為豈有為臺閣長官則不能擇一二屬吏為宰相則可擇千百具寮曰此說極是當時如沈既濟亦有此說之意

嘗與劉樞言某做時且精選一箇吏部尚書使得盡搜

羅天下人才諸部官長得自辟屬官却要過中書吏部尚書考察朝官未闕人時亦未得薦俟次第闕人却令侍從以下各舉一人二人只舉一二人彼亦不敢以大叚非才者進今常常薦人一切都淡了又併天下監司一路只著一漕一憲茶鹽將兼了

古者王畿千里而已然官屬已各令其長推擇令天下之大百官之衆皆總於吏部下至宰執幹辦使臣特其家私僕爾亦須吏部差注所以只是滚滚地鶻突

差將去何暇論其人之材否今朝廷舉事三省下之六部六部下之監寺監寺却申上六部六部又備申三省三省又依所申行下只祠祭差官其人不過在朝職事官其姓名亦豈難記然省中必下之禮部禮部行下太常太常方擬定申部部申省省方從其所申差官不知何用如此迂曲只三省事亦然尚書闕中書取旨中書送門下審覆門下送尚書施行又如既有六部即無用九卿周家只以六卿分職漢人只

以九卿釐庶務事各歸一本朝建官重三疊四多少勞擾此須大有為後痛更革之若但宰相有志亦不能辨必得剛健大有為之君自要做時方可書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須是剛明智勇出人意表之君方能立天下之事又如今諸路兵將官有總管路分路鈐都監監押正將副將都不曾管一事廂軍既無用又養禁軍禁軍又分揀中不揀中兩等然亦無用又别養大軍今大軍亦漸如廂禁軍矣此

是耗蠹多少通其變使民不倦今變而不通民皆倦了故鼓舞不動國初緣藩鎮彊故收其兵權置通判官今已無前日可防之弊却依舊守此法可謂不知變也

自秦置守尉監漢有郡守刺史如今監司專主按察至漢末令刺史掌兵遂侵郡守之權兼治民事而刺史之權獨重後來或置或否漢有十二州百三郡郡有太守州有刺史歷代添置州名愈多而郡愈少又其後也遂去郡而為州故刺史兼治軍民而守廢至隋又置郡守後又廢守置刺史而刺史遂

為太守之職其嘗說不用許多監司每路只置一人復刺史之職正其名曰按察使令舉刺州縣官吏其下却置判官數員以佐之如轉運判官刑獄判官農田判官之類農田專主婚田轉運專主財賦刑獄專主盜賊而刺史總之稍重諸判官之權資序視通判而刺史視太守判官有事欲奏聞則刺史為之發奏刺史不肯發則許判官自徑申御史臺尚書省以分刺史之權蓋刺史之權獨專則又不便若其人昏濁則害

貽一路百姓無出氣處故又須略重判官之權諸判官下却置數員屬官如職幕官之類如此則重權歸一太守自治州事而刺史則舉刺一路豈不簡徑省事而無煩擾耗蠹之弊乎

朝廷只當擇監司太守自餘職幕縣官容他各辟所知方可責成天下須是放開做使恢恢有餘地乃可

兵制官制田制便考得三代西漢分明然與今日事勢名實皆用不得如官制不若且就今日之官罷其冗

員存其當存者亦自善

某嘗謂宰相是舜禹伊周差遣下此亦須房杜姚宋之徒方能處置得天下事後之當此任者怪他不能當天下之事不得是他人品只如此力量有所不足如何強得

客有為固始尉言淮甸無備甚先生曰大臣慮四方若位居宰相也須慮周於四方始得如今宰相思量得一邊便全然掉却那一邊如人為一家之長一家上

下也須常常都計掛在自家心下始得

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箇公若公時做得來也精采便若小官人也望風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來做去也只得箇沒下梢

國子司業學官尚可為天下人材所聚庶幾有可講學成就者然今日為之明日便當改作使士人毋以利為心若君無尊德樂道之誠必不能用

治愈大則愈難為監司不如做郡做郡不如做縣蓋這

裏有仁愛心便隔這一重要做件事他不為做便無緣得及民

因論郡縣政治之乖曰民雖衆畢竟只是一箇心甚易感也

為守令第一是民事為重其次則便是軍政令人都不理會

開落丁口推割産錢是治縣八字法詞牒無情理者不必判

謂李思永曰衡陽訟牒如何思永曰無根之訟甚多先
生曰與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若厭
其多不與分別愈見事多
前輩說話可法某嘗見吳公路云他作縣不敢作旬假
一日假則積下一日事到底自家用做轉添得繁劇
則多粗率不子細豈不害事
某與諸公說下梢去仕宦不可不知須是有旁通歷逐
日公事開項逐一記了即勾之未了須理會教了方

不廢事

先生因汎言交際之道云先人曾有雜録册子記李仲和之祖（見居三衢）同包孝肅同讀書一僧舍每出入必經由一富人門二公未嘗往見之一日富人俟其過門邀之坐二公託以他事不入他日復招飯意㕍甚李欲往包公正色與語曰彼富人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妄與之交豈不為他日累乎竟不往後十年二公果相繼典鄉郡先生因嗟嘆前輩立已接人之嚴

蓋如此方二公為布衣所志已如此此古人所謂言行必稽其所終慮其所敝也或言近有為鄉邑者汎接部内士民如布衣交甚至狎溺無所不至後來遇事入手處之頗有掣肘處曰為邑之長此等處當有限節若脫畧繩墨其末流之弊必至於此包孝之事可為法也

過到溫陵回以所聞岳侯對高廟天下未太平之問云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命天下當太平告之先生之

前只笑云後來武官也愛錢以上語類二十四條

一諸州教官以經明行修登第人充罷去試法如不足則令侍從兩省臺諫及諸路監司雜舉歲無定員有闕則降指揮令舉○一近制新改官人並令作縣其舉狀内只言犯入已贓甘與同罪即不言若本人改官之後任親民差遣日如有疲懦殘酷違法害民即與同罪是以舉者徇私妄舉多不擇人及至負敗又無譴責今欲乞於舉狀中添入此項如有違戾必罰

無赦○一令改官人雖有引見之法然未嘗親奉玉音詢考治行所以人得妄舉而皆繆不材之人或與其間欲乞今後引見之日每十人中特宣兩人升殿詢其前任職事及民間利害如有庸繆即行退黜仍將舉主降官放罷有職名者即令落職則舉者知畏而庸妄之徒不敢儌倖求進矣○一改官之人設使所舉皆當然其才亦有大小之不同而今之縣道亦有難易之別今銓部之法未嘗為官擇人而使人自擇官是以

才高者審於擇地多注優閑易辦之縣才短者昧於所向多注繁劇難辦之縣使人與官兩失其所所以縣多不治而人有遺才也欲乞將天下諸縣分其難易又以大小為次委自尚書將合注知縣之人精加考究分作四等以可任繁難大縣者為上繁難小縣者次之優閑大縣又次之小縣為下其已任繁難者後任便與注權通判其任優閑縣者後任須管再入知縣一次不得別注差遣願注縣丞者聽但亦以三

年為任_{改官議}

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然微細處亦須照管不可忽畧因循怠惰呂氏童蒙訓下卷數條防閑之道甚至皆可佩服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寛御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_{答范伯崇}

為政以寛為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

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為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寛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頽弊不舉之處人之蒙恵於我者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閒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寛為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為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寛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寛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則雖有

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已於是姦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書傳攷古今然後知也但為政必有規矩使姦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歛可薄所謂以寛為本體人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

荅廖子晦○以上文集三條

用人

問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用但患人不能盡用天

地之才此其不能大治若以今世論之則人才之可數者亦可見矣果然足以致大治乎曰不然人只是這箇人若有聖賢出來只他氣焰自薰蒸陶冶了無限人才這箇自爭八九分少間無狀者惡者自消鑠不敢使出各求奮勵所長而化為好人矣而今朝廷意思略轉則天下之人便皆變動況有大聖賢者出甚麽樣氣魄那箇盡薰蒸了小人自是不敢放出無狀以其自私自利辯事之心而為上之用皆是有用

之人矣

今日人才之壞皆由於詆排道學治道必本於正心修身實見得恁地然後從這裏做出如今士大夫但說據我逐時恁地做也做得事業說道學說正心修身都是閑說話我自不消得用此若是一人乂手並脚便道是矯激便道是邀名便道是做崖岍須是如市井底人拖泥帶水方始是通儒實才

今日人材須是得箇有見識又有度量人便容受得今

日人材將來截長補短使以上語類三條

人主以論相為職宰相以正君為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已而不求其正已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為事而以趨和承意為能不以經世宰物為心而以容身固寵為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

以竊弄威權賣官鬻獄使政體日亂國勢日卑雖有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上恬下嬉亦莫知以為慮者是可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去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用者乎選之以其能正已而可畏則必有以得自重之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則彼得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使為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

而不在於羣小陟罰臧否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强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修者臣不信也已酉擬上封事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故賈誼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之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是以古之聖賢欲修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以近忠直蓋君子小人如冰炭之不

相容薰蕕之不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疎未有可以兼收並蓄而不相害者也能審乎此以定取舍則其見聞之益薰陶之助所以謹邪僻之防安義理之習者自不能已而其舉措刑賞所以施於外者必無偏陂之失一有不審則不惟其妄行請託竊弄威權有以害吾之政事而其導諛薰染使人不自知覺而與之俱化則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不可勝言者然而此輩其類不同蓋有本出下

流不知禮義而稍通文墨者亦有服儒衣冠叨竊科第而實全無行檢者是皆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茍非心正身脩有以灼見其情狀如臭惡之可惡則亦何以遠之而來忠直之士望德業之成乎己酉擬上封事

前輩有論嘉祐元豐兼收並用異趣之人故當時朋黨之禍不至於朝廷者世多以為名言某嘗謂此乃不得已之論以為與其偏用小人而盡棄君子不若如是之猶為愈耳非以為君子不可專任小人不可盡

去而此舉真可為萬世法也若使當時盡用韓富之徒而并絀王蔡之屬則其所以卒就慶歷之弘規盡革熙寧之秕政者豈不盡美而盡善乎後之覽者得其言而不得其心知退守其所為不得已之論而不知進求其盡美盡善之策是以國論日甲而天下之勢卒至於委靡而不振至如元祐則其失在於徒知異已者之非君子而不知同已者之未必非小人是以患生於腹心之間卒以助成仇敵之勢亦非獨章

蔡之能為已禍也然則元祐之失乃在於分別之未精而丞相以為太甚某竊有所未喻也

與留丞相

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為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譽道功德以為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已接物之閒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

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愧乎隱微而寖極乎光大耳然彼賢者其明既足以燭事理之微其守既足以遵聖賢之轍則其自處必高而不能同流合汚以求譽自待必厚而不能陳詞飾說以自媒自信必篤而不能趨走唯諾以苟容也是以王公大人雖有好賢樂善之誠而未必得聞其姓名識其面目盡其心志之底蘊又況初無此意而其所取特在乎文字言語之間乎蓋好

士而取之文字言語之間則道學德行之士吾不得
而聞之矣求士而取之投書獻啟之流則自重有恥
之士吾不得而見之矣待士而雜之妄庸便佞之伍
則志節慷慨之士寧有長揖而去耳而况乎所謂對
偶駢儷諛佞無實以求悦乎世俗之文又文字之末
流非徒有志於高遠者鄙之而不為若乃文士之有
識者亦未有肯深留意於其間者也而間者竊聽於
下風似聞明公專欲以此評天下之士若其果然則

某竊以為誤矣江右舊多文士而近歲以來行誼志節之有聞者亦彬彬焉惟明公留意取其强明正直者以自輔而又表其惇厚廉退者以厲俗毋先文藝以後器識則陳太傅不得專美於前而天下之士亦庶乎不失望於明公矣與陳丞相

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為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頼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

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於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於已而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須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畜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為而不來則無巧偽之亂真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為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讜言

日聞而吾德修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也今之人則不然其於天下之士固有漠然不以為意者矣其求之者又或得之近而不知其遺於遠足於少而不知其漏於多求之備而不知其失於詳也其平居暇日所以自任者雖重而所以待天下之士者不過如此是以勤勞惻怛雖盡於鰥寡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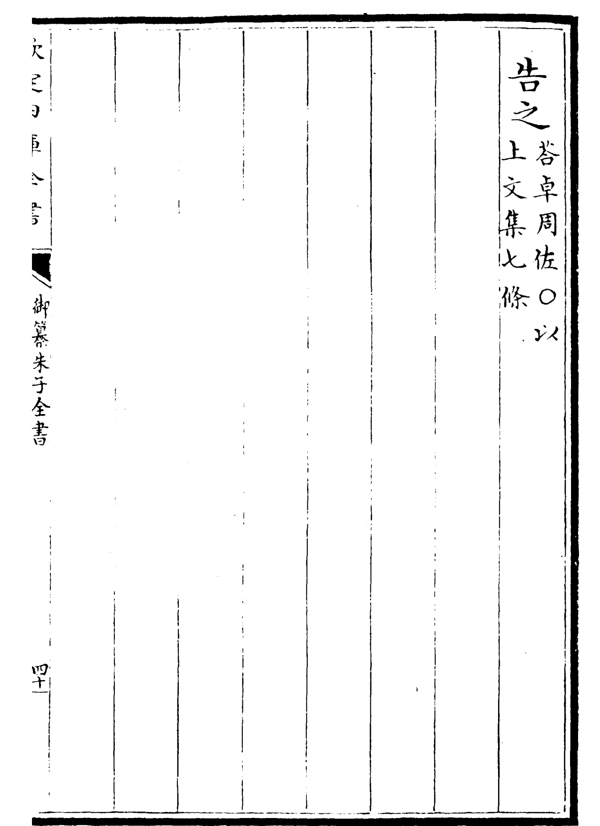
恩威功譽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喻乎賢士大夫之心此蓋未及乎有為而天下之士先以訑訑之聲音顏色待之矣至於臨事倉卒而所蓄之材不足以待用乃始欲泛然求己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或曰然則未當其任而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奈何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鄉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為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揜大善

不以衆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抑吾聞之李文公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不至矣與劉共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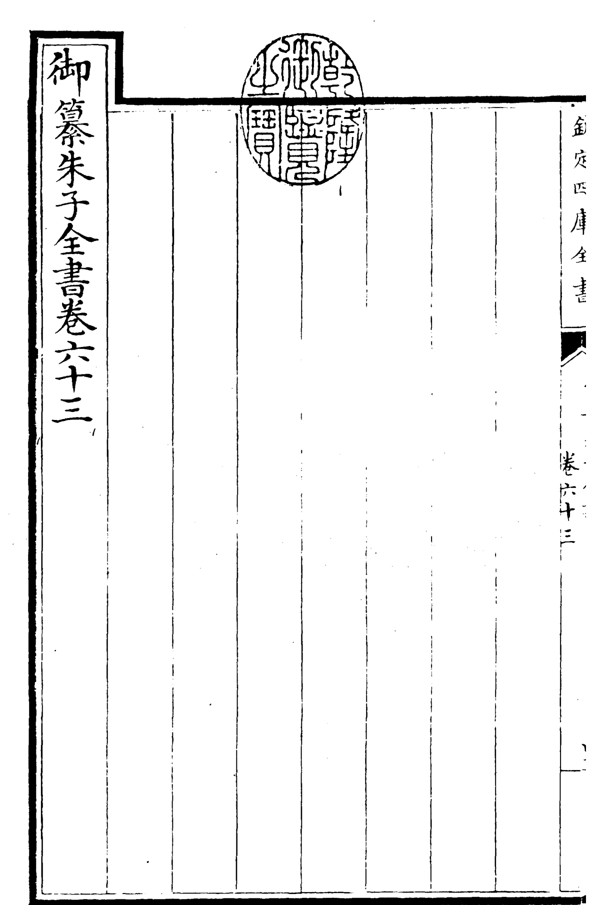
人材衰少風俗頽壞之時士有一善即當扶接導誘以就其器業此亦吾輩將來切身利害蓋士不素養臨

事倉卒乃求非所以為國遠慮而能無失於委任之閒也答鄭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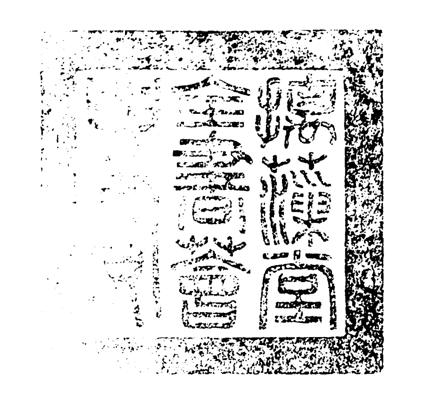
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自衒鬻而求薦平生守此愚見故為小官時不敢求薦後來叨冒刺舉亦不敢以舉削應副人情官吏亦不敢挾書求薦其在閒居非無親舊在官亦未嘗敢為人作書求薦唯老成淹滯實有才德之人衆謂當與致力者乃敢以公論



告之答卓周佐○以上文集七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六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貢生臣于飛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六十四 五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摛藻堂

御纂朱子全書卷六十四

治道二

財賦

行古制欲法三代然隅霄壤今說為民減放幾時放得到他元肌膚處且如轉運使每年發十萬貫若大段輕減減至五萬貫可謂大恩然未減放那五萬貫尚是無名額外錢須一切從民正賦凡所增名色

一齊除盡民方始得脱淨這裏方可以議行古制如今民生日困頭只管重更起不得為人君為人臣又不以為急又不相知如何得好這須是上之人一切掃除妄費卧薪嘗胆合天下之智力日夜圖求一起而更新之方始得某在行在不久若在彼稍久須更見得事體可畏處不知名園麗圃其費幾何日費幾何下面頭會箕斂以供上之求又有上不在天子下不在民只在中間白乾消没者何限

令上下匱乏勢須先正經界賦入既正總見數目量入為出罷去冗費而悉除無名之賦方能救百姓於湯火中若不認百姓是自家百姓便不恤

荀悦云田制須是大亂之後方可定

楊通老相見論納米事先生曰今日有一件事最不好州縣多取於民監司知之當禁止却要分一分此是何義理又論廣西鹽曰其法亦不密如立定格六斤不得過百錢不知去海遠處搬擔所費重此乃許子

之道但當任其所之隨其所嚮則其價自平天下之事所以可權衡者正謂輕重不同乃令一定其價安得不弊

問差役雇役孰便曰互有得失而今所謂雇役便者即謂不擾稅人然聚浮浪無根著之人在那裏又多害事所謂差役便者即謂稅人自顧藉愛惜然其為之者多有破家蕩產之患蓋緣既教他作衙前少間庫廚都教他管便自備這物事以供應官員大有不使

祖宗時却有坊場河渡以補之謂之優重也

李丈問保正可罷否曰這箇如何罷得但處之無擾可矣曰此自王荆公始否曰保正自古有但所管人戶數有限今只論都則人數不等然亦不干人數多寡若無擾雖所管千百家亦不為勞苦若重困之雖二十家亦不勝矣以上語類六條

漢文帝十三年六月除田租荀氏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為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

然豪強富人占田逾侈此處疑有闕字輸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強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強夫土地者天下之大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王侯是自專封也買賣由已是自專其地也孝武時董仲舒嘗言宜限民占田至哀帝時乃限民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

制卒不得施然三十頃有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宜於民衆之時地廣民稀勿為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地既富列在豪強卒而規之並起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後民人稀少立之易矣就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為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為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綱紀大略其致一也本志曰古者

建步立畮六尺為步步百為畮畮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出入相交佇班志作守望相接疾病相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更耕之換易其處何休曰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境埆不得獨苦而三年一換土易居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

夫一人有賦有稅賦謂計口發財六字係班志顔注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費稅給郊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禄食庶事之費充實以下並班志文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中弗得有樹以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環廬種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彊畔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女脩蠶織五十則可以衣帛七十則可以食肉五家為比

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戸比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為大夫矣於是閭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於野其詩云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冬則畢入於邑其詩云同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春則出民閭胥平旦坐於左塾比長坐於右塾畢出而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何休曰晏出後時者不得出暮不持樵者不得

入冬則民既入婦人同巷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燭火同工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而相與歌詠以言其情是月餘子亦在序室（未征役為餘子）八歲入小學學六甲四方五行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始知以下班志文）十五入大學學先王禮樂而知朝廷（二字班志）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於鄉學鄉學之秀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造士行同而能偶別之

以射於鄉學以下以何休說增損脩定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羣居將散行人振木鐸以徇於路以採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何休曰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故三年有成成此功也故王者三載考績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曰登故三考黜陟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至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也九年以下並以班志脩定書曰天秩有禮天罰有

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罰而制五刑建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班志並作衆）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

（終字）

地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司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坑塹城池邑居園

圍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有卒

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年大簡輿徒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畧也連帥以下並依班志○井田類說

孟子論王道以制民產為先令井田之制未能遽講而財利之柄制於聚斂掊克之臣朝廷不恤諸道之虛實監司不恤州縣之有無而為州縣者又不復知民間之苦樂蓋不惟學道不明仕者無愛民之心亦緣上下相逼只求事辦雖或有此心而亦不能施也此

由不量入以為出而反計費以取民是以末流之弊不可勝救愚意莫若因制國用之名而遂脩其實明降詔旨哀憫民力之凋悴而思所以膏澤之者令逐州逐縣各具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幾何非汎科率又幾何一縣內逐鄉里不同者亦依實開州縣一歲所收金穀總計幾何諸色支費揔計幾何逐項開有餘者歸之何許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然後選忠厚通練之士數人類會考究而大均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

使州縣貧富不至甚相懸則民力之慘舒亦不至大相絕矣陸宣公論兩稅利害數條事理極於詳備似可采用也是則雖未能遽復古人井地之法而於制民之產之意亦彷彿其萬一如此然後先王不忍人之政庶乎其可施也又屯田之議久廢不講比來朝廷似稍經意然四方未覩其效而任事者日被進擢不知果能無欺誕否今日財賦歲出以千百巨萬計而養兵之費十居八九然則屯田實邊最為寬民力之大者但恐疆理不定因

陋就簡則欺誕者易以為姦而隱覈者難於得實此
却須就今日邊郡官田略以古法畫為丘井溝洫之
制亦不必盡如周禮古制但以孟子所言為準畫為
一法使通行之邊郡之地已有民田在其間者以內
地見耕官田易之使彼此無疆場之爭軍民無雜耕
之擾此則非惟利於一時又可漸為復古之緒今日
養民之政恐無出於兩者答張敬夫○以上文集二條

賑恤

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游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飢餓瀕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鐍遞相付授至或累數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

此然而未之有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為則懼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於官府則鉤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必有甚於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有弗暇耳

建寧府崇安縣五夫社倉記

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係昨乾道四年鄉民艱食本府給到常平米六百石委臣與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同共賑貸至冬收到元米次年夏間本府復令依舊貸與人戶冬間納還臣等申

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依此斂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飢即盡蠲之至今十有四年量支息米造成倉廒三間收貯已將元米六百石納還本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並是累年人戸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斂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係臣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斂散時即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之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竊

謂其法可以推廣行之他處而法令無文人情難强妄意欲乞聖慈特依義役體例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戶有願依此置立社倉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責與本鄉出等人戶主執斂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本鄉土居官員士人有行義者與本縣官同共出納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數即送元米還官却將息米斂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情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與撥還如有鄉土風俗不同

者更許隨宜立約申官遵守實為久遠之利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騷擾此皆今日之言雖無所濟於目前之急然實公私儲蓄預備久遠之計及今歉歲施行人必願從者衆社倉勅命

有生之類莫非同體惟君子為無有我之私以害之故其愛人利物之心為無窮特窮而在下則禹稷之事有非其分之所得為者然尚其家之有餘而推之以予鄰里鄉黨則固吾聖人之所許而未有害於不出

其位之戒也抑凡世俗之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為説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為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以行於一邑而不能以行於天下子程子嘗極論之而卒不免於悔其已甚而有激也婺州金華縣社倉記○以上文集三

條

學校貢舉

古人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祿宿衛征伐師旅田獵皆只是一項事皆一理也

呂與叔欲奏立四科取士曰德行曰明經曰政事曰文學德行則待州縣舉薦下三科却許人投牒自試明經裏面分許多項目如春秋則兼通三傳禮則通三禮樂則盡通諸經所說樂處其肴來樂處說也未盡

政事則如試法律等及行移決判事又定為試辟未

試則以事授之一年看其如何辟則令所屬長官舉

辟遠略云這也只是法曰固是法也待人而行然這

却法意詳盡如今科舉直是法先不是了今來欲教

吏部與二三郎官盡識得天下官之賢否定是了不

得這事

令科舉之弊極矣鄉舉里選之法是第一義今不能行

只是就科舉法中與之區處且變著如今經義格子

使天下士子各通五經大義一舉試春秋一舉試三禮一舉試易詩書禁懷挾出題目使寫出注疏與諸家之說而斷以已意策論則試以時務如禮樂兵刑之屬如此亦不為無益欲革奔競之弊則均諸州解額稍損太學之額太學則罷月書季考之法皆限之以省試獨取經明行修之人如此亦庶幾矣

科舉是法弊大抵立法只是立箇得人之法若有奉行非其人却不干法事若只得人便可今却是法弊雖

有良有司亦無如之何王嘉叟云朝廷只有兩般法一是排連法令銓部是也一是信采法令科舉是也因說科舉所取文字多是輕浮不明白著實因歎息云最可憂者不是說秀才做文字不好這事大關世變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胡是非都沒理會

坐中有說赴賢良科曰向來作時文應舉雖是角虛無實然猶是白直却不甚害事今來所作策論更讀不得緣世上只有許多時事已前一齊話了自無可得

說旣無可得說又只管要新最切害處是輕德行毁名節崇智術尚變詐讀之使人痛心疾首隆興以來不恁地自隆興以後有恢復之說都要來說功名初不曾濟得些事今看來反把許多元氣都耗却管子孔門所不道而其言猶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如今將禮義廉恥一切掃除了却來說事功

因說子張學干祿曰如今時文取者不問其能應者亦不必其能只是盈紙便可得推而上之如除擢皆然

禮官不識禮樂官不識樂皆是吏人做上去學官只是備員考試而已初不是有德行道藝可為表率仁義禮智從頭不識到尾國家元初取人如此為之柰何

因論學校曰凡事須有規模且如太學亦當用一好人使之自立繩墨遲之十年日與之磨煉方可今日學官只是計資考遷用又學識短淺學者亦不尊尚可學曰神宗未立三舍前太學亦盛曰呂氏家塾記云

未立三舍前太學只是一大書會當是有孫明復胡安定之流人如何不趨慕

有少年試教官先生曰公如何須要去試教官如今最沒道理是教人懷牒來試討教官某嘗經歷諸州教官都是許多小兒子未生髭鬚入學底多是老大底人如何服得他某思量須是立箇定制非四十以上不得任教官又云須是罷了堂除及注授教官却請本州鄉先生爲之如福州便教林少頴這般人做士

子也歸心也教也必不茍以上語類九條

古者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彞而為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脩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既成則又興其賢且能者寘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理義休明風俗淳厚而公卿大

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為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於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效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顧遂以學校為虛文而無所與於道德政理之實於是

為士者求道於老子釋氏之門為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最蓋學校之僅存而不至於遂廢者亦無幾耳

靜江府學記

國家建立學校之官遍於郡國蓋所以章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以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此其德意可謂厚矣然學不素明法不素備選用乎上者以科目詞藝為足以得人受任乎下者以規繩課試為足以盡職蓋在上者不知所以為人

師之德而在下者不知所以為人師之道是以學校之官雖遍天下而遊其間者不過以追時好取世資為事至於所謂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則叙予其未有聞也是豈國家所為立學教人之本意哉送李伯諫序○以上文集二條

論兵

人言仁不可主兵義不可主財某謂惟仁可以主兵義可以主財

本强則精神折衝不强則招殃致凶

或言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而孫吳之徒必曰與士卒同甘苦而後可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後報也先生曰巡而拊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意也少不得

問今日之軍政只有君相上下一心揀之又揀如太祖時方好曰只有揀練便用太祖時即用如揀而養數十年又老了依舊無用

兵甲詭名不可免善兵者亦不於此理會纔有一人可用便令其兼數人之料軍中若無此便不足以使人故朝廷只是擇將以其全數錢米與之只責其成功不來此屑屑計較近來刮刷得都盡朝廷方以為

實得好

今日民困正緣沿江屯兵費重只有屯田可減民力見說襄漢閒儘有荒地某云當用甚人耕墾曰兵民兼用各自為屯彼地沃衍收穀必多若做得成敵人亦

不敢窺伺兵民得利既多且耕且戰便是金城湯池兵食既足可省漕運民力自蘇然後盡驅州郡所養歸明北軍往彼就食則州郡自寛遲之十年其效必著須是擇帥既得其人專一委任許令辟召寮屬同心措置勿數更易庶幾有濟

問後世雖養長征兵然有緩急依舊徵發於民終是離民兵不得兼長征兵終不足恃如杜子美石壕吏詩可見曰自秦漢以下至六朝皆未有長征兵都是徵

發於民及唐府衛法壞然後方有長征兵因論荆襄義勇州縣官吏反擾之當時朝廷免徵科官吏不得役使令徵科既不得免民反倍有所費又官吏役使如故曰某當初見劉共父說他制得義勇極好且是不屬官吏官不得擾之某應之曰無緣有不屬州縣之理固疑其末流如此

因論保伍法或曰此誠急務曰固是先王比閭什伍之法便是此法都是從這裏做起所謂分數是也兵書

云御衆有多寡分數是也看是統馭幾人只是分數明所以不亂王介甫銳意欲行保伍法以去天下坐食之兵不曾做得成范仲達名如璋太史之弟為袁州萬載令行得保伍極好自來言保伍法無及之者此人有心力行得極整肅雖有姦細更無所容每有疑似無行止人保伍不敢著互相傳送至縣縣驗其無他方令傳送出境訖任滿無一寇盜頃張定叟知袁州託其訊問則其法已亡偶有一縣吏略記大槩

令州郡無兵無權先王之制内有六鄉六遂都鄙之兵外有方伯連帥之兵内外相維緩急相制

言今兵政之弊曰唐制節度兵觀察財處置等使即節鎮也使持節某州諸軍事兵某州刺史民即支郡也支郡隸於節鎮而節鎮支郡各有衙前左右押衙管軍都頭並掌兵事又皆是士人為之其久則根勢深固反視節度有容主之勢至有誅逐其上而更代為之凡陸梁跋扈之事因兹而有惟是節度得人方能

率服人心歸命朝廷若論唐初兵力最盛斥地最廣
乃在於統兵者簡約而無牽制之患然自唐末大抵
節鎮之患深如人之病外强中乾其勢必有以通其
變而後可故太祖皇帝知其病而疏理之於是削其
支郡以斷其臂指之勢當時至有某州某縣直隷京師而不屬節度者置通
判以奪其政命都監監押以奪其兵立倉場庫務之
官以奪其財向之所患今皆無憂矣其後又有路分
鈐轄總管等員神宗時又增置三十七將亂離之後

又有都統統領統制之官大抵今日之患又却在於主兵之員多朝廷雖知其無用姑存其名目費國家之財不可勝計又刻剝士卒使士卒困怨於下若更不變而通之則其害未艾也要之此事但可責之郡守他分明謂之郡將若使之練習士卒脩治器甲築固城壘以為一方之守豈不隱然有備而可畏

令諸道帥臣只曾作一二任監司即以除之有警則又欲其親督戰士此最不便萬一為賊所虜為之奈何

彼固不足恤然失一帥其勢豈不張大前輩謂祖宗用帥取以二路一是曾歷邊郡一是帥臣子弟曾諳兵事者此最有理或謂戎幕宜用文臣三四員此意亦好蓋經歷知得此等利害向後皆可為帥然必須精選而任不可泛濫也

趙昌父相見因論兵事先生曰兵以用而見其強弱將以用而見其能否且如本朝諸公游陝西者多知邊事此亦是用兵之故今日諸將坐於屋下何以知其

能縱有韓白復生亦何由辨之

令人初起時初未立將臨發兵召集庭下問之有能言其策之善者即授以將使往及成功而歸又集庭下問衆人而賞之金錢多衆人言未得又加之賞罰如此分明安得不成事

邵弘取泗州胡昉取海州唐鄧汝三州皆官軍取之王師駸駸到南京矣而諸將虜掠婦女之類不可言吳玠更要人錢敵騎來走歸矣

方臘起向鄉林時為小官言今無策只有起劉元城陳了翁作相則必不戰而自平

李揖寇廣西出榜約不收民税十年故從畔者如雲稱之為李王反謂官兵為賊以此知今日取民太重深是不便

伊川嘗說令人都柔了葢自祖宗以來多向寛仁不曽用大刑之屬由此人皆柔軟四方無盜賊後來靖康時多盜葢金難方急朝廷無暇治之耳且如紹聖之

後山東河北連年大饑而盜作也是隨即仆滅但見長上云若更遲四五年金人不來盜亦難禁止蓋是饑荒極了

先生喟然嘆曰某要見復中原今老矣不及見矣或者說葛王在位專行仁政中原之人呼他為小堯舜曰他能尊行堯舜之道要做大堯舜也由他以上語類十八條

某生長閩中又嘗試吏泉漳之間其地密邇江西頃歲山寇出沒之處紹興十八九年間朝廷屢遣重兵卒

不得志甚者至於敗衂狼狽不還及後專委陳太尉
敏招募土兵而後克之所謂左翼軍者是也蓋此輩
初無行陳部伍憑恃險阻跳踉山谷之間正得用其
長技而官軍乃以堂堂之陳當之地形兵勢凡彼之
所長者皆我之所短是以每戰而每不勝也近年茶
寇形勢正亦如此所以江西官兵屢為所敗而卒以
摧鋒敢死之兵困之此往事之明驗也竊計今日湖
廣之寇正亦類此某願太尉養威持重擇形勝之地

堅壁以待之而廣募土人鄉兵厚其金帛結以恩意使之出入山林上下溪谷以與此獠從事則彼之長技正與我同又倚太尉之威聲以順討逆彼假息遊魂之衆亦將何所逃其命哉竊恐太尉不勝忠義奮發之心直欲以輕兵鋭進深窮巢穴草薙而禽獮之則非計之得也與皇甫帥

聞汀寇甚熾近例帥須親到地頭督戰此甚非策然既有此指揮恐不得不一出但未可遽深入且到延平

徐議進退可也此賊已敗官兵殺將吏決不可招只有盡力撲討然其所以致此必是官司前後非理侵擾有以致之却須詢究其由將元來官吏奏劾重作施行以謝其人仍計盜起縣分合起發支遣錢物並令一切倚閣以慰人心不令别致響應即支遣不可闕者令漕司撥錢應副此兩項是第一義若能行之即一面多出印牓簡約其詞令人於地頭散貼曉諭其次即須非時接見賔客僚吏務通下情以資計策

其次須有將有兵乃可責效若只用見今兵官統見
今兵卒此則決然敗事無疑聞辛幼安只是得所募
敢死之力見馮湛說亦招得賊中徒黨作鄉導方能
入山破賊巢穴本路左翼軍向來便是此等人所以
陳敏用之有功今已無復舊人只與諸州禁軍土軍
無異却恐歸正官及牢城中有可募者但得有心膽
事藝者勿問其所從來可也向見帥㖩得商榮者在
彼後來看得如何沙世堅者本亦只是此流欽夫拔

之徒隷之中使捕小賊輒有功至李接之亂遂收其用耳起發諸州禁軍決是無用然今卒未有人其勢不可以不起但亦止可遥為聲勢切不可使入山與賊交鋒適所以長賊威而沮官軍之勢亦防賊人乘虛衝突旁近州郡或本處有嘯亂應賊之人須稍分留令足彈壓必不得已寧可申朝廷撥廣東摧鋒軍與左翼相掎角亦是一事今日向前進討勝負之外更有衝突嚮應二事甚可慮西南慮衝突東北慮嚮應○與林擇之

近聞有旨招塡諸州禁軍寄募沿江戍卒兩事並行似難辦集且今日州郡禁軍緩急何足恃賴正當別作措置以漸消除而悉收江上諸軍子弟刺塡本軍以時練習却令分下諸州就糧以省餽運防緩急歲時更代却還本軍則其事勢自然不敢退墮而州兵之未消者亦得以激厲增進乃為長久之計今不慮此反令州郡汎行招刺若守將不得其人則適足以資其賣鬻之姦而空耗衣糧重傷民力又未論也至於

寄招之令則棄子弟素習之技而取浮浪無能之人尤為非計似聞軍中向來以不堪用嘗奏罷之數年之間州郡得以少息勞費不知今日有何急切而忽取此已棄之繆策而復行也往在南康日見隆興所發之人全船遁去并與部轄掌事者皆不復還移文鄰郡搜捕甚急此等之人設使到得軍中亦豈復堪倚仗也竊謂此二事者在帥司亦合申請更以書曉諸公必不得已且罷寄招而稍遞增禁軍本等及大

等第斗力必使及格方許收剌仍於逐年奏帳本名之下各注斗力不測點名抽喚令赴帥司按拍則猶庶幾其或可用也此間子弟投募者衆因限以必及次高强斗力乃收而來者亦不少此亦已試之驗也

與趙帥○以上文集三條

論刑

天下事最大而不可輕者無過於兵刑臨陳時是胡亂錯殺了幾人所以老子云夫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

不得已而用之獄訟面前分曉事易肴其情偽難通或旁無佐証各執兩說繫人性命處須喫緊思量猶恐有誤也

令人說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為可憫而不知被傷之人尤可念也如刧盜殺人者人多為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為無辜是知為盜賊計而不為良民地也若如酒稅偽會子及饑荒竊盜之類猶可以情原其輕重大小而處之

令之法家惑於罪福報應之說多喜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倖免是乃所以為惡爾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今之法官惑於欽恤之說以為當寬人之罪而出其死故凡罪之當殺者必多為可出之塗以俟奏裁則率多減等當斬者配當配者徒當徒者杖當杖者笞是乃賣弄條貫舞法而受賕者耳何欽

恤之有罪之疑者從輕功之疑者從重所謂疑者非法令之所能決則罪從輕而功從重惟此一條為然耳非謂凡罪皆可以從輕而凡功皆可以從重也今之律令亦有此條謂法所不能決者則俟奏裁今乃明知其罪之當死亦莫不為可生之塗以上之惟壽皇不然其情理重者皆殺之以上語類三條

昔者帝舜以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使契為司徒之官敎以人倫又慮其敎之或不從也則命臯陶作士明

刑以弼五教而期於無刑焉故聖人之治為之教以明之為之刑以弼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丁寧深切之意未嘗不在乎此也乃若三代王者之制則亦有之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蓋必如此然後輕重之序可得而論淺深之量可得而測而所以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者亦始得其所施而不悖此先王之義刑義殺所以雖或傷民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

之人聳然不敢肆意於為惡則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後世之論刑者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商之刻薄者既無足論矣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為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之愈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戊申延和奏劄一

臣聞獄者民命之所係而君子之所盡心也今天下之

獄死刑當決者皆自縣而達之州自州而達之使者其有疑者又自州而上之朝廷自朝廷而下之棘寺棘寺讞議而後致辟焉其維持防閑可謂周且審矣然而憲臺之所詳覆棘寺之所讞議者不過受成於州縣之具獄使其文案粗備情節稍圓則雖顛倒是非出入生死蓋不得而察也是故欲清庶獄之源者莫若遴選州縣治獄之官蓋昏繆疾病之人苟且微禄惟知自營其於獄事蒙成吏手漫不加省而胥吏

之入官者又或狃於故習與吏為徒販鬻走弄無所不至故州郡小大之獄往往多失其平怨讟咨嗟感傷和氣上為聖政之累莫此為甚延和奏劉二

聞之易曰君子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此聖人觀象立教萬世不易之法也今州縣之獄勘結圓備情法相當者並皆即隨時決遣惟其刑名疑慮情理可閔者法當具案聞奏下之刑寺審閱輕重取自聖裁而州縣不敢以意決也此深得古人明慎用刑之意矣然奏

案一上動涉年歲且如本軍昨於淳熙四年十一月內申樞密院乞奏刼賊倪敏忠罪案其罪狀明白初無可疑而凡經二年有半至今年三月內方準敕斷行下其他似此亦且非一竊計他州繁劇去處此類尤多若使皆是行刼殺人之賊偶有疑慮使之久幽囹圄亦何足恤其間蓋有法重情輕之人本為有足憫憐𡗝得蒙被恩貸而反淹延禁繫不得早遂解釋則恐非聖人所謂不留獄之意也臣愚欲望聖慈特

詔大臣一員專督理官嚴立程限令將諸州奏案依先後資次排日結絶其合貸命從輕之人須當日便與行下其情理深重不該減降者即更寛與一限責令審覈然後行下庶幾輕者早得決遣釋放重者不至倉卒枉濫是亦導和弭災之一術惟聖明留意奏推

廣御筆指揮二事狀

〇以上文集三條

諫諍　禎異

程正思言當今守令取民之弊渠能言其弊畢竟無策

就使臺官果用其言而陳於上前雖戒勑州縣不過虛文而已先生云今天下事只礙箇失人情便都做不得蓋事理只有一箇是非今朝廷之上不敢辨別是非如宰相固不欲逆上意上亦不欲忤宰相意今聚天下之不敢言是非者在朝廷又擇其不敢言之甚者為臺諫習以成風如何做得事以下論諫諍

今日言事官欲論一事一人皆先探上意如何方進文字

先生閱報狀見臺中有論列章疏歎曰射人須射馬擒賊須擒王如何却倒了 以上語類三條

近年一種議論專務宛轉回互欲以潛回主意陰轉事機此在古人固有以此而濟事者然皆居亂世事昏主不得已而然者竊謂今日主相樂聞忠言非不切至特蔽於陰邪不能決然信用而或者乃欲以彼術施之計慮益巧誠意益衰以上聰明亦豈不悟其為此此所以屢進而卒不效也不審高明以為何如 荅呂

伯恭

今日之事第一且是勸得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常以天下事為念然後可以講磨治道漸次更張如其不然便欲破去因循茍且之弊而奮然有為決無此理既無此理則莫若且靜以俟之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其一悟此外庶事則唯其甚害於君心政體而立致患害者不得不因事捄正若其他閒慢非安危存亡所繫者皆可置而不論然又在反之於身以

其所欲陳於上者先責於我使我之身心安靜精神專一然後博延天下之賢人智士日夕相與切磋琢磨使於天下之事皆有以洞見其是非得失之正而深得其所以區處更革之宜又有以識其先後緩急之序皆無豪髮之弊然後并心一力潛伺默聽俟其間隙有可為者然後徐起而圖之乃庶乎其有益耳

與趙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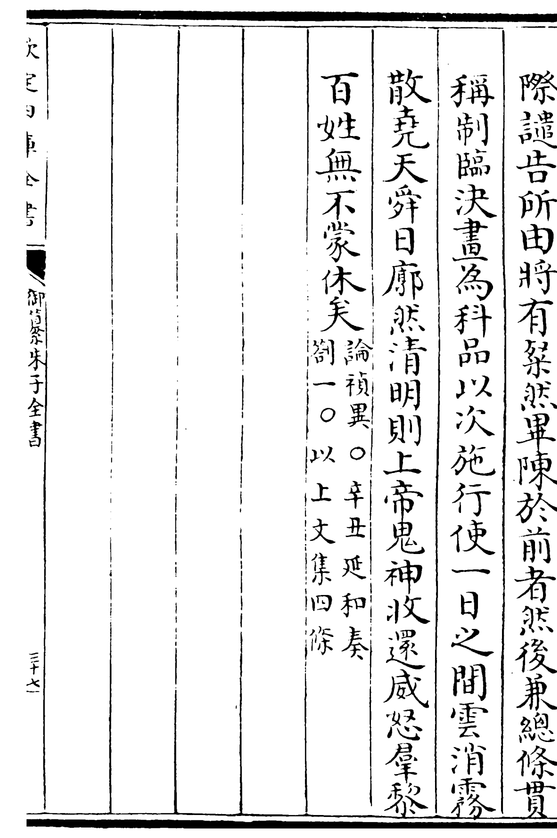
奏對得以伸吐所學甚慰士友之望正學以言而不失

淺深緩急之宜在賢者必已講之熟矣黄子又說頗欲多所論白此恐徒取草野倨侮之譏而匆匆晷刻之間勢必不容詳細反覆則是無故偏觸衆事之機紛冗錯雜而終無感寤之理不若略舉大體切於上心者專指而極言之幸而開納固為莫大之幸萬一未即聽從亦足以為之兆異日猶可尋繹其端緒而終其説也他則非閒人遠書可以一二指陳者在明者熟慮而徐應之毋為匆匆以致後日之悔也谷劉子澄

臣竊惟皇帝陛下臨御以來夙興夜寐畏天恤民誠敬寛仁格於上下宜其天心克享民物阜安而二十年之間水旱盜賊畧無寧歲邇者垂象差忒識者寒心饑饉連年民多流殍陛下側席興歎進賢退姦分命朝臣振廩出粟凡所以奉承天意慰悅人心者無所不至又宜若可以少回災沴召致和平矣而間者冬氣太溫雷電震激嗣歲之計尚有可憂臣誠愚昧有不識其所以然者嘗竊推迹前事以深求之意者德

之崇者有未至於天與業之廣者有未及於地與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其小者無所繫與刑之遠者或不當而其近者或幸免與君子或有未用而小人或有未去與大臣或失其職而賤者或竊其柄與直諒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與德義之風未著而汚賤者騁與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與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與夫必有是數者然後足以召災而致異伏願陛下聽斷之餘虛心靜慮試以前數條者反之

於身驗之於事而深自省焉則淵默之中無微不照而凡此得失之端孰有孰無孰存孰改皆無所遁其情矣若猶以為未也則願濬發德音布告中外反躬引咎以圖自新內自臣工外及甿庶有能開悟聖心指陳闕政者無間疎賤使咸得以自通然後差擇近臣之通明正直者一二人使各引其所知有識敢言之士三數人寓直殿門凡四方之言有來上者悉令省閱舉其盡忠不隱者日以聞於聰聽則夫天人之



際譴告所由將有粲然畢陳於前者然後兼總條貫稱制臨決畫爲科品以次施行使一日之間雲消霧散堯天舜日廓然清明則上帝鬼神收還威怒羣黎百姓無不蒙休矣

論災異○辛丑延和奏劄一○以上文集四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六十四